

寒山子

研究

陳慧劍
著

東北圖書公司

寒山子

研究

陳慧劍

著

東大圖書公司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寒山子研究 / 陳慧劍著. — 四版一刷. — 臺北市:
東大, 2012

面; 公分. — (文苑叢書)

ISBN 978-957-19-3062-6 (平裝)

1.(唐)寒山子 2.傳記

782.8411

100025265

◎ 寒山子研究

著 作 人 陳慧劍
發 行 人 劉仲文
著作財產權人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
發 行 所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
地址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
電話 (02)25006600
郵撥帳號 0107175-0
門市部 (復北店)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
(重南店)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61號

出版日期 初版一刷 1984年6月
四版一刷 2012年1月

編 號 E 820160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一九七號

有著作權，不准侵害

ISBN 978-957-19-3062-6 (平裝)

<http://www.sanmin.com.tw> 三民網路書店

※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公司更換。



再版說明

陳慧劍先生窮盡多年心力，以超然客觀的態度，透過學術、思想、考證方法，將唐代寒山子從一個宗教的「菩薩」還原成一個「血肉人」。作者期盼天下眾生能透過了解寒山子超脫俗世的心境，進而體察自我內心，強化道德，在求新求變的進步思潮裡，保持平靜自在的心境，如此一來，天下人便可盡為真人、至人。

本書出版迄今，已越二十載，由於內容嚴謹、說解精詳，在學術界迭有好評，歷久而不衰。惟在歲月巨輪的刻蝕下，既有之銅版鉛字已略顯漫漶；開本及版式，亦有異於現代出版潮流。此次再版，我們除了放大開本、字體，重新設計版式外，並以本局自行撰寫的字體編排，不惟美觀，而且大方；同時，將原來之注釋改為當頁注的形式，並修正了舊版的一些訛誤疏漏之處，相信對於讀者在閱讀的便利性與舒適度上，必有大幅度的提升。

寒山子的滄桑史

(總序)

寒山子，是一個出生在唐代睿宗景雲年間的陝西咸陽一帶的人。他的青年時期，趕上安史大亂前夕，文名不成，武名不動，結果隨著逃難的人潮，由西北而東南，經過千山萬水，輾轉多年，才逃到當時北方兵亂沒有波及到的浙江天台。

天台，是歷史上著名神話「劉晨阮肇誤入天台」的那座浙江台州府（今臨海）天台縣境的天台山；在這一片山區，亦是道家神話的發源地。在唐代，因為皇帝姓李，與老子李耳拉上了血親關係，而且道教的張道陵又亂把道家的李耳、莊周拿來做義理上的墊腳石，因此，天台山，便成了唐代道教的「神仙窩」。在天台縣北郊一片山嶽，有許多道教大觀（像桐柏觀等），唐代著名道士徐靈府，就曾在這裏興建道場。因此，「天台山、劉晨阮肇、神仙勝地」三結合，便成了唐代嚮往神仙和避亂的世外桃源。就這樣，中國佛教史上那個「無名」的大人物，以「寒巖」為隱居地的「寒山子」，便在公元八〇〇年以後，由於他的詩作，為當時跋涉到天台的隱逸詩人墨客佛教徒所發現，當發現時，他幾乎已變為佛家的「菩薩」。

可是，在這本書裏，我沒有把他當菩薩，我是把他當唐代人來處理的。透過學術、思想、考證方法，把他「還原」為「血肉人」。

其實，寒山子是一個唐代亂世的犧牲者。一個中國歷史性的悲劇。這正如我們中國一九五〇年代，假定從中國大陸有一個渡海逃到臺灣的、深通經史子集、極端避世而進入東部山地，結茅隱居者一樣，是沒有什麼神奇的。

雖然，寒山子，在三十六七歲時，到天台，直到七十歲，還是一個山居的農夫，在那裏種田、養魚、上山打柴、吟詩、品酒，乃至娶了妻、生了子；然後，妻死子喪，再學道學佛，最後避入寒巖，以出家緇門作了斷。其實，換了我，在那種亂世，尤其是一個深諳歷史的中國知識份子，也會住到那個地方，我把「陳慧劍」埋掉，換一個什麼「子」的代號，反正我已不要歷史了，什麼山，什麼水，什麼東西都可以，就是不要「我」就得了。在那種「亂世」，那裏需要「我」呢？但是「寒山子」畢竟是一個人，這一點是不值得我們懷疑的。這一點也是我與佛家很多人不一樣的。而他的生命則是崎嶇不平的。他成了時代的犧牲品，當然他也犧牲過了一些人，這一點，在他的詩作裏，都反映出了他內心的深痛。

寒山子之成為歷史人物，原不是他的初衷；那真正是「誤會」。其原因：

一、是他把詩寫在樹上、石頭上、牆上，沒有署名，但別人把它抄來而流傳了。

二、中國人有一種癖好，就是喜歡渲染、會魔術，把一個血肉人變成「神仙」。像呂洞賓、恩



主公，哪一個不是中國人魔術製作成的？

三、受道教、佛教傳教的影響，把他（越傳越離譜）離譜成騎白馬的神仙和文殊菩薩。

就這樣，把他抬上了歷史的舞臺，乃至上了「中國文學史」，到二十世紀，又跨海征西，成了美國嬉皮（消極隱逸派，現在這派已沒落了）的頂禮象徵。

人，真不可蓋棺論定啊！撇開寒山子有沒有悟道不說，但他在人們筆下確實悟了道成了果。不論在世俗，在佛門，在仙道，他都是文字盈筐盈篋的。

我寫寒山子，是民國六十年間的事，三年後，出了專書，到今天三易其版，也同寒山子的身世一樣，真是「歷盡滄桑」了。

因緣是極其殊特的，由於我們這裏，有一位發大心的出版家南通劉振強先生，來重新為這本書裝金，又有機會勘定誤脫，而我這個糟粕作者則首先蒙受其虛名之利。更重要的是，未來將可能在他的出版計劃下，還出版我別的書，因此使我的日後著述生涯，有了支持的力量，我也就可以放下身外事物，而埋身在這間小佛堂裏為古人說話了。

下面，是我歷十年來為寒山子說的話，一併彙錄在這裏，以存全璧。

一、至人無相（再版序）

至人無相，信乎其然，寒山子為有唐隱士，亦為佛家道人，惟其身世言行，一無出處，使後世好事之俗夫，方寸亂矣！有信其有，有以其無；有信其仙，有然其佛，雜臆紛陳，寒山子者，



寧不呵呵大笑：咄哉咄哉，眾生顛倒，一如蛆蛾？

吾以寒山、拾得，乃至豐干，實有其人，實有其事，然事非盡如渲染者也。寧信其為老實漢，假其筆墨，抒其所懷，憫斯眾生而已。其心本直，一介幽客，無斯名累，無斯利養，逕以寒山，賅其天地，括其胸襟，不以其出處，招後世名，斯至人也。奈吾人不察、不寤、不覺，斯為累矣？所謂「至人」，在形上言，超凡入聖，法究人天。在世俗言，為天真子，無罣無礙，樂其所樂，身家性命，惟此方寸之地，如赤裸然，何需煙霧籠之，似花似幻？至人者，兼有赤子之心與天道之體者也！

吾之研究寒山，雖體從考證，而意在斯人之境，盼天下眾生效寒山之心體而後明德，天下人皆為真人、至人，天下事則無相可爭矣，則無干戈擾攘矣，則無穢土與淨土可別矣。

寒山在目，吾人以明鏡之心自鑑，則庶乎近矣。

〔陳慧劍寫於一九七五年八月廿五日〕

二、我們的寒山（三版序）

現在，無疑地，我們該把寒山當作一個活生生的人來看待。讓我們重新估價，把他當作一個嚴肅的中國唐人。

對寒山子，頑強的生命，不朽的個性，超越時空的感染，不能平白視之。

由於，這位寒巖老客，在一千一百年前，他的地位，從未占據過社會上層結構，他把自己的「物象」封閉得如此周嚴；以致，他的「面目」被延擱了半個世紀，才由他的詩作揭露開來。因



此，也揭開了他的生命序幕。

奇怪的是，這序幕居然沒有落期。這幾乎是中國歷史人物的一種異數。他被世界不同地區的學者懷疑著、鑑賞著；彷彿掘到一件古董似的。根據最新的瞻視，他已變質成為中國文化星空中的一塊巨大隕石。你睜開眼睛看他，他就會饒有「瘋情」地衝著你！

可是，我們很洩氣。他是平凡的、平實的，生活在困苦中而自甘快樂的老頭。一生以七十年的時間，活在天台的山裏。一個會在石頭上塗詩，在山林裏讀書、打坐的，自負的老中國人！

他的生活平淡如水，清澈如水；窮固是，心態也是。他的心靈化合在當下時空四度交會裏，而獲得無限豐足，無限創造，而汪洋無倫。他的思想像一架的絲，繁密而不亂，並藉以展開了他的寒巖世界。一時小如彈丸，一時充盈宇宙。

我每讀寒山，便有一種迴乎尋常的共鳴；心靈便突然地接近自己。這說不上來由的——並非純由我是個佛教徒而變得同一個腔調。篤篤當當，我覺得我是「他」的，有時候，他也是「我」的。有時「我們」也是他的。他也是「我們」的。為什麼，他不是我們的？——我們泯除一切宗教的成見與乎學術的執著，讓他披著白髮，赤著足，開懷大笑，來與我們互擁互抱吧。

寒山這個老人的生命裏，有你也有我；有我們祖先那不朽的精神與我們兒孫永恆的血液。寒山！彷彿他，風風傻傻地站在我們眼前，他的長歌，響在我們耳際，「石牀孤夜生，圓月上寒山！」天燈乍明，彷彿他依舊在二十世紀的中國寒巖，呼吸著一天風月。



生命之道，一落言詮，便成魔道，這番閒言閒語，會惹得寒山一場哭笑。這只能當作我的書出版十八個月以來，三度與有緣人相會，也就算我對寒山子的一番供養！

〔陳慧劍一九七六年五月一日深夜 丹鳳山居〕

三、四印前記

《寒山子研究》一書，六十三年秋付梓，韶華電光石火，匆匆四年，出書三版，其中初版成書，並未作序，只因撿古人牙慧，尋今人足跡未入處，粗枝略葉，求其盡心而已。至二版，始聊草一序，又似覺傲氣。今日觀之，頗覺狂薄，有慚於己，棄之已無及。三版時以「我們的寒山」為題，代序之，聊表對寒山子之仰慕情懷，同時想借古人方寸以正今人之心胸；現在，此書已由原出版之華新，轉諸天華，付諸四版，並藉此勘正其誤脫，糾謬其疑惑，並於書後，附加參考書目，期明其出處。

在修訂過程中，承先進朱紹白夫子提供其卓見多處，並依之撥正，同時彭漫兄為本書設計封面，成就此書之另一因緣，亦功不唐捐！

*

我要在這次新版裏蛇足，實在為了要保持一本書的生命史實，蓋歷史必須由當事人紀錄最為可靠。在即待重新莊嚴之前，除了對南通劉氏誌謝，並期於海內外治唐代文學及佛學專家，有以教我！

陳慧劍 一九八四年三月十日浮寓北投杜鰲庵佛堂

寒山子研究 目次

寒山子的滄桑史（總序）

一、楔 子

二、寒山時代舊聞

三、寒山時代內證考

四、《全唐詩》裏見寒山

五、寒山子傳奇

六、寒山子禪與風

七、寒山子之道

八、寒山詩補疑

九、寒山詩選樣研究

一
三
一五
三一
五三
六七
七五
八七
九九



十、寒山子本事·····	一三七
十一、寒山子象贊·····	一五七
十二、附錄：寒山詩重組並註·····	一六五
本書重要參考書目·····	二六五



一、楔子

這本書，能有緣與世人見面，該感謝旅美學人鍾玲女士，與國內作家趙滋蕃先生。他們在鼓舞思潮上，是先知先覺。他們，在國內最先動筆建立「寒巖老客」的不朽塑像！

同時，中國文化學院（今中國文化大學）藝術研究所釋曉雲教授，也是本書最先期的參予者。他老人家，一九七〇年三月間，在華岡召開一次「寒山子研究會」，過了一個多月，又送一冊油印本《寒山子詩集》給我。從此，我默默地開始檢掇史料，留心國內外有關寒山的論文，經歷四年，所寫的，也許是別人寫過的；要想的，也許是別人想過的；所倖者，從鑽研故紙，與古人把晤之餘，信非「徒然讀書」。如今，此書竟然不因採用方法之陳陋與乏甚新意而問世，尚祈方家指正。

本書研究的過程中，所使用的寒山詩，計有下列版本：

- 一、揚州藏經院《三聖二和詩集》，計收寒山詩三〇七首，拾得詩四十九首，豐干詩二首。
- 二、南宋淳熙十六年釋志南《天台山國清禪寺三隱集》，集寒山詩三〇九首，拾得詩四十九首，



豐干詩二首。

三、《全唐詩·十二函·寒山詩集》，集寒山詩三一〇首，拾得詩五十四首，豐干詩二首。

四、汲古閣本（亦為宋版）《寒山詩》，集寒山詩三一一首，拾得詩五十四首，豐干詩二首。

本書討論的要點：

一、寒山子的時代。

二、寒山子的思想變遷。

三、寒山詩的文學價值、特色及其影響。

四、寒山子本事及其信度。

五、寒山子公案及傳奇。

六、寒山詩的校勘及整理、分類。

上列各端，在全書中分別作專題討論，或交互穿插研究。「象贊」這一章，則作為全書的總結。復次，在這裏，我要深深感謝曉雲法師、呂佛庭教授、陳國寧女士為本書提供圖片、法書，成就勝緣，令人喜慰，並致無上謝忱。



二、寒山時代舊聞

寒山子，是一個奇特的詩人；寒山詩是充滿奧秘朦朧景象的詩。寒山子的年代，古今都有不同的臆測。

寒山精神在西方復活，更加強了寒山子在人類心靈中一種強烈的印象。

寒山子的年代問題，出自那個——為他的詩集作序的台州刺史閻丘胤身上。這篇序文中沒有寫上當時年號，而閻丘胤本人，新、舊《唐書》中不載，但是他寫的那篇序，卻是後人據以研究寒山子年代的第一手資料。

趙滋蕃先生在他的《寒山子其人其詩》（按：該文已與同時他文集刊成書）一文中說，對閻丘胤那篇序，我們不能等閒視之。正因為如此，我們便被古人所惑了。

趙文認為寒山時代大抵由貞觀中到開元、天寶間（六四二——七四二），活在世間約一百歲。而《景德傳燈錄》則說他活了一百二十歲。他的時代與他的高壽，實有極大的關連。



另有一說，他的詩與王梵志的詩在盛唐以後常被混在一起；根據諸家研究，王梵志大約生在隋時，應稍早於寒山子，這裏有一個罅隙我們似不可遺漏，即基於寒山子的稀有高壽，他也極可能與梵志同時，他的時代則長於梵志半個世紀。

胡適之先生的《白話文學史》對寒山時代考證，他認為武則天「久視元年」（七〇〇）為寒山子時代的開端，在這裏，我們要注意的是：

寒山詩中有「老病殘年百有餘」，「其中半日坐，忘卻百年愁」，「哀哉百年內，腸斷憶咸京」之句，因此應將他的時代由閻丘胤到國清寺那年起（那一年也就是寒山、拾得隱沒的同年）上推一百年左右。

問題複雜處還不在寒山子本身，而是閻丘胤出任台州刺史的年代。至於閻丘胤在貞觀初去國清寺看到寒山、拾得，則是南宋沙門志南在他的《寒山子詩集·序》中所說。

下據胡適之先生考證寒山、拾得彙集閻丘胤的年代是：

- 一、貞觀七年（六三三）——宋僧志磐《佛祖統紀》（作於一二五六年）。
- 二、貞觀十六年（六四二）——元僧熙仲《釋氏資鑑》（作於一三三六年）。
- 三、貞觀十七年（六四三）——宋僧本覺《釋氏通鑑》（作於一二七〇年）。
- 四、先天中（七一二——七二三）——元僧曇噩《科分六學僧傳》（成於一三三六年）。
- 五、貞元末（約八〇四）——元僧念常《歷代佛祖通載》（成於一三四一年）。



六、《太平廣記》的《仙傳拾遺》（九七八年成書），則以「大曆中」（七六六——七七九），作為寒山子隱居天台歷史上最早的記載。

這些年代前後伸縮達一百七十多年。

胡適之先生根據以上資料肯定寒山子在公元七〇〇至七八〇年之間。換言之，胡先生以為寒山子的時代過程為八十年左右。

胡先生肯定寒山在梵志之後，是根據「梵志死去來，魂識見閭老」那兩句詩，而忽略了「老病殘年百有餘」的寒山是老壽翁，占去了唐代整整三分之一的時間，在五代時，寒山詩便與梵志詩普遍流行民間，可見他們的時代是互相結合的。

胡先生更懷疑：豐干、拾得這兩個人都是後來人逐漸附麗上去的，不僅這兩個人的詩是「後人偽託」，這兩個人之有無也大有問題。

但是我們檢閱《寒山集》中有這麼一首詩：

慣居幽隱處，乍向國清中；時訪「豐干」道（一作老），仍來看「拾公」；獨迴上寒巖，無人話合同；尋究無源水，源窮水不窮。

如果豐干、拾得不可靠，那麼寒山的詩難道可靠嗎？

復以，除寒山詩序之外，而接近詩序的史料，當推北宋釋道原著的《景德傳燈錄》；此書卷三十七第九頁分紀「天台三聖」的個別史傳，茲引如次：